獨學廬五稿

獨學盧五稾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獨學廬五稾卷一

吳縣石韞玉著

重脩吳縣學記

古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所以考禮肄樂而內外交修典至重也我

朝聖聖相承尊師重道凡四海九州一郡一邑無不立學以爲士子親師取友之地吳城之學有三其在城西通和坊者爲吳縣學春秋二祭吳之縣大夫實主之是學創始於宋之景祐閒其後明之宣德九年移建此地先後屢修不一

脩矣迄今歲月既久土木又見傾頹江西萬公
臺為吳令建議重脩首捐五百金為之倡邑中
人士踴躍樂輸而在城院司守令均分清俸以
助其役於是自大成殿以及兩廡三門皆撤其
材而更新之其名宦鄉賢忠孝諸祠與夫明倫
之堂敬業之亭亦繕守葺牆塗茨丹䨼次第畢
舉經始於道光六年正月至八月而工告訖工
凡用錢八百四十萬有奇而學宮頓還舊觀夫
聖人之道高矣美矣邈古以來羲農堯舜代興
有聖人之德者皆有聖人之位其有聖人之德

而無其位者惟孔子一人而已孔子表章六經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後天下後世曉然於君臣父子之倫道德政刑之本三綱以正百度以貞故知羲農堯舜功在一時孔子功在萬世當時孔氏之門或曰賢於堯舜或曰生民未有實其智足以知聖人而非苟為夸大之辭也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緯地大無不包小無不及帝王師之而可以化民成俗匹夫匹婦師之而可以脩身踐行此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韞玉生年一十有八充博士弟子維

時縣大夫率新進諸生展謁兩楹之下瞻望廟堂小大稽首雍雍肅肅禮成而退迄今五十餘年忽忽若前日事今幸遇賢士大夫之脩廢舉墜而樂觀其成也故不辭蕪陋而為之記

重脩山陰縣學記

道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自羲農堯舜以後文明漸啟至孔子而集其大成故古君子之為政也必原本經術而言六藝者必以孔氏為歸今世守土之吏常以歲時釋奠於先聖先師所以崇德報功示斯民以率循之

路也山陰為紹興負郭首邑舊有學宮肇建於有宋崇寧初屢廢屢興自乾隆癸酉之修迄今又七十餘年閱時既久棟折榱崩殿廡門垣罔弗傾圮前宰吴君某李君某先後倡議重脩工大費繁不能刻期集事予長子同福於道光五年移治斯邑下車後邑中人士以前事告乃捐俸為之倡闔邑搢紳士庶踴躍捐輸爭先恐後自乙酉經始至丙戌仲冬之月工告訖工乃竣邑人入廟展謁上棟下宇美奂美輪三門洞開兩廡夾峙翬飛鳥革頓還舊觀邑人來請予記

其興脩歲月於麗牲之石竊惟聖人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原不以廟貌之興廢為盛衰然斯人沐浴聖化不有所憑何以申其高山景行之慕况東南之美實先會稽賢才接武於今尤烈繼自今斯邑士民服習先聖之訓將有日新而月異者夫脩身踐行說禮樂而敦詩書士之業也尊師重道明禮教而厚風俗有司之事也導揚休美宣上德而通下情史氏之職也予備員史館摛文紀事固其職也乃述其顛末而為之記是役也凡用金錢若干經理其事者教

諭某邑人某某例皆得書捐貲衆姓別石勒名
共垂不朽

修建山陰茅山閘記

昔管夷吾之論水地也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流通者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其樞在水是說既傳故後世談治術者必曰水利夫水之為利於民誠大矣然亦未嘗無害田疇之灌溉舟楫之游泳是其利也天有霪雨之災地有懷襄之眚是其害也袪其害而收其利是非人力不為功山陰為紹興負郭之邑所轄有天樂

鄉其地瀕海往時為潮汐汎溢之地明時劉公
宗周創議建茅山閘以拒江潮於是天樂鄉等
八坂共田二萬二千二百餘畝悉成膏腴沃土
其事垂今將二百年歲月既久閘座傾頹前功
將棄予長子同福於道光五年移宰斯邑因邑
人之請相度厥阯諮諸父老及時脩建適有武
生金鰲請任其事爰庀工鳩材諏吉興功閘身
長八尺高二丈二尺濶三丈八尺自底至面疊
石十九層涵洞三每洞濶八尺洞旁立石鑿槽
施板以為啓閉之用閘旁建劉公祠歲時祭享

以申邑人報本追遠之志又建小屋二楹安宿閘夫自七年七月起至十月告成凡用金錢六百萬有奇金生獨捐二百萬其餘則各塘長按畝斂錢以足成之工既竣邑人請勒碑紀其事竊謂世間事創之難而守之尤不易也此閘自念臺先生議建以來論者謂其捍禦江潮保護圩田二百餘頃歲納其稼給萬人之食其利溥矣而更有利焉者歲旱則收外江之潮可以資灌溉之利水溢則洩內河之溜可以免昏墊之灾自在司其事者善為啓閉而已如是而一方

之民享其利消其害庶不負先賢創建之苦心而此日邑人脩舉之勞亦久而不廢也是為記

潘氏義田記

潘尚書養親事畢將入京供職瀕行令子功甫舍人以設立義倉之事為請尚書可之其法捐田二千五百畝編為一莊歲收其租於青黃不接之時減價平糶以濟夫鄉里鄉黨中之艱於生計者糶得之錢再行置產積穀以待來年之用設遇凶年飢歲則以其錢再糴再糶以錢盡為度如是經畫可以經久可以繼長增高可為

法良意美矣昔范文正公始立義莊以潤其吳中族人垂今七百餘年久而不廢國人每矜式焉將來潘氏義田可與後先媲美然范氏止潤其族而潘氏并及於鄰里鄉黨此孟子所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與吾聞孔子之告原思也九百之粟可以與鄰里鄉黨而佛氏六種波羅蜜以檀施為第一義舍人弱歲登科早通仕籍而淡於榮利清修梵行深入佛海義田之設既合於儒者仕卹之意又符乎佛氏檀施之旨可謂勇於為善者矣尚書此

舉將與文正同垂不朽而自舍人發其端斯眞能貽父母以令名者與予家無擔石之儲嘗懷鮮推之願而力有不能聞潘氏之風誠愛之慕之而不能已於言也故濡筆而為之記

楊氏祭田記

關西楊氏為天下望族其在吳門者莊簡公成明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莊簡之子大濚鄉貢進士大濚之子廷樞崇禎庚午解元學者至今誦其文奉為藝林矩矱初居城西皐橋其後子孫移居南濠平家巷儒業相承簪纓勿

替雍正閒有名王樟者以舉人起家寧山西永和移江西分宜善政宜民所至有聲子鰲孫師曾世守舊德推重鄉黨師曾二子長癸壬次丙生兄弟既翕勤儉治生癸壬性孝友敦本善族人無閒言無祿早世丙生繼其志脩葺家譜令其族人知水木本源之誼復因祖業增置祭田若干畝在吳縣十二都十六啚代字圩歲取其租以備子孫墓祭之費乞予爲之記予嘗慨夫吳俗波靡奢淫相尚一婚嫁一燕享必競勝於人雖破其產不惜而尊祖敬宗收族之義不之

講往往坐擁厚資縱欲敗度以夸豪舉不再傳而冰消瓦解子孫有衣食不給者矣古人所云其興也浡焉其敗也忽焉此無他膏粱子弟不知稼穡艱難雖受祖宗之餘慶而無德以享之也今楊氏兄弟以貿遷有無之業勤而不匱以起其家而又能於慎終追遠之事殷殷然三致意焉可謂知本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鄉之人倘亦有聞風而興起者乎

重脩顧仲瑛墓記

崑山之境有水曰綽溪溪之上有綽墩世俗相

傳云因唐時伶官黃旛綽所居之地而名之也不知其言信乎否也元人顧氏仲瑛之墓在其地仲瑛者名德輝崑山人家本望族少時豪俠好義輕財結客三十始折節讀書舉茂才署會稽教諭力辭不受築玉山草堂於邑園池亭榭聲伎之盛甲於天下一時名士如楊廉夫黃子久倪元鎮等皆從之遊至正季年以子官覃恩封武略將軍飛騎尉錢唐縣男是時天下已亂仲瑛辟地隱於嘉興合溪張士誠據有吳地辟之不至明祖既有天下與其子徙臨濠既卒歸

葬綽墩有華亭殷奎志其墓自其葬至今已四百五十餘年蕪穢不治久矣無人知其所在今道光七年有十四世孫宗萃訪得其遺址在金粟菴之下因封之樹之率其子姓修祭埽之禮將欲立石表墓乞予為記予嘗謂士之生於世也遇其時則為霖為楫致其君為堯舜而膏澤及乎斯民不幸遇非其時則韜光匿采以自放於山顛水涯舉人世之富貴爵祿皆不足以動其心而惟期全受全歸以無失其令名若詩所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此亦有道之士所以

自處也仲瑛少負不羈之才置身在當世賢豪
間非無意於智名勇功者既而知天下將亂豪
傑之流且竝起而逐鹿中原不知其所稅駕則
姑隱居放言以優游而卒歲殆孔子所謂身中
清而廢中權者與即今閭玉山草堂世遠年湮
早化為荒烟蔓草之墟乃窮鄉僻壤一杯歸藏
之地尚有能表而出之者人豈不貴有賢子孫
哉予故不辭荒陋作記勒石於金粟庵中俾後
之人有考焉仲瑛嘗曰嘗自號金粟道人此菴
之所由名也

顧氏祠堂記

吳城西北隅地名花溪舊有顧氏家祠奉貞孝先生香火歷有年矣祠堂南向五楹四圍皆他姓所居旁門東啟規模未備乾隆庚戌冬鄰屋燬於火其廢址隙地皆歸於祠歲月逡巡未遑興作貞孝曾孫有官布政使者亦僅祔於貞孝之室未立專祠道光乙酉方伯之子竹坡倡率族人捐田入祠以供春秋祭祀之費又積其餘息脩理祠屋於東偏建立方伯專祠於西偏建祠三楹以奉合族神主南向開門正其闕閱又

市官中廢地築高墉以為屏障祠之前鑿地為沼掘土尺許即有清泉湧出池既成報恩寺塔倒影水中又以形家言在祠東築樓一座以為升高望遠之所工既落成竹坡屬其孫沅請記於予予維貞孝先生當明之季以文章行誼重於一時如古所謂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三傳而至方伯以名家子起家為雲南通海令歷階至於藩翰於浙於甘於閩於粵所至有政績威信及於其民迄今彼都人士無不欲尸而祝之俎豆於賢人之閒而況乎子孫抱春秋霜露之

感則專祀致享禮亦宜之若夫地中有水於易象為師師之為義大也衆也繼自今顧氏子孫椒聊繁衍誦清芬而揚駿烈以昌大其門閭皆於此卜之矣貞孝先生諱國本方伯諱濟美竹坡名增光例皆得書俾後之人有所考焉

張節婦祠堂記

嘗讀詩至柏舟之篇而不禁悚然也衛風之變也新臺牆茨醜著宮闈桑中淇上之謠相繼並作其風俗敗壞至於此極而共姜獨能守夫婦之義呼天自誓矢死靡他然後知秉彝之德出

自性生固非習俗所能移也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孔子序詩必始關雎誠以夫婦者人倫之首伉儷之制定自犧皇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自古聖帝賢王之治天下也常於此兢兢致意焉

國朝定制凡婦人年齒未及三十而夫亡守節至三十載之久者有司告於

朝而旌表之而吾鄉張節婦寔膺斯典節婦姓湯父雲俊清門令族節婦生而貞靜恪守閨訓年二十有一適儒童張德馨越五年夫死零丁

無所倚孀姑老邁多疾子閏生甫三歲仰事俯
育節婦以一身肩之侍姑十六載饍必親供起
居温凊婦道而兼子職里黨稱其賢自課其子
藉十指以給薪水閏生稍長即令習業治生為
之授室聘名門滕氏之女為婦其於舅姑及夫
葬祭皆如禮凡守節四十餘年克勤克儉治家
有法年七十而終當其未沒時閏生欲為母請
旌於
朝節婦不可曰夫亡守節婦道之常安可以是
為名既沒閏生不忍其母名節不章陳詞有司

朝廷旌表如律令其後卄五年為道光戊子閏生乃卜地於長洲桐涇毛家橋側門標綽楔奉主於堂春秋享祀焉予在道光初纂修郡志錄列女千有餘人而節婦未及知洵乎蒐訪之難也今既知其事而又值本家建祠之際閏生以記為請其可默爾息乎因述節婦本末并記建祠歲月於石以補志乘之闕云

同善局碑記

姑蘇城東出葑門不一里有呂祖祠鄉人於中設同善局其局醵衆善姓之金積於中凡遇寒

者施之衣病者施之藥婦人之孀而無依者周之人死而不能斂者施之棺不能葬者收埋之有董事各司其事其局創始於薪溪彭氏而謀樓頭李氏繼之鄉之樂善好施者共贊成其事有年矣道光初有呂君東林因室人之病禱於神依方服藥遂獲康強於是捐金大興土木之功塗茨丹雘因舊謀新復拓祠後隙地以為圃疊石為山巋然而高峙引泉為池淵然而安流構以曲室繞以脩廊由是游其地者皆有宴息之所祠中有小閣奉呂祖香火於其上一夕閣

下素壁忽現這裏來三字擘窠如斗大詢之人人皆不知其所自來於是衆喧傳以為仙跡勒其字於豐碑之上植之閣前觀者皆歎祖師靈爽以為不可思議道光九年東林索予記其事於碑陰予維乾為天德常以美利利天下而林林之衆不能盡人而存順沒寧則愁苦顛連無告之人必有以噢咻而安全之聖賢仙佛皆以天地之心為心故常以救災恤患為事人能各出其力救人之災恤人之患此為善體天地之心而亦即聖賢仙佛之心也聖賢仙佛以利物

濟人為心而必藉生人之力而後行此祖師所以顯示靈異以堅人樂善之心與今在局諸公奉行衆善但能久久而無倦則積善餘慶未有涯涘而區區土木之華香火之盛乃菩提達摩所云人天小果有漏之因轉不足多述也

張太宜人節孝事實記

古之人讀書稽古必左圖而右史蓋史以傳其事而圖則繪其儀容凡嘉言懿行觀者一披圖而如見其人雖十世百世而後猶流連感慕焉而不能置是故孝子慈孫之心不忍死其親者

尤於此兢兢致意焉上海王君伯仲文源文瑞少孤依其母張太宜人恩勤鞠育以至於成立宜人既沒乃輯其行事募善繪事者畫成畵象十二幅壽諸樂石而索予為之記予惟婦人之義無成有終當其伉儷相莊齊眉偕老此固人事之常亦人倫之樂設不幸而遭其變一旦失其所天則煢煢孤立形單影隻悲玉樹之長埋傷瓠瓜之無匹生人慘獨難堪之境無有過於此者此柏舟之詩所以見錄於宣尼也然如席豐履厚之家仰事俯育綽然有餘尚可謂存順

而沒寧若夫食貧居賤家無儋石之儲上有衰親下有黄口之兒以婦職而兼子職以慈母而兼嚴父則尤難之難矣故

國家功令於苦節尤加奬焉令宜人當先大夫棄世之時春秋纔二十有七室如懸罄藉十指紡績以自存而能撫其二子以養以教以至於成人飲氷茹蘖垂六十年之久卒致家室素封光大先人之業孫曾滿前壽臻耆耋高朗令終非積善餘慶安能如是耶惟宜人有是德故有是福也禮經之言孝子也曰思貽父母令名必

果王君伯仲之為斯啚也將使毋氏劬勞之德訓行奕世而垂令名於無窮也豈止尋常風木之感而已哉是為記

重脩開元寺記

吳郡開元寺創建於孫吳時乃今之北寺也初名通元唐武后時易名重元及明皇御宇令天下大刹改開元之額於是吳中大吏以斯寺當之寺之以開元名由此始大順二年燬於兵火吳越錢氏有國移建於城之西南隅則今之開元寺也寺中有石佛二尊一曰維衛一曰迦葉

相傳晉建興二年自海上浮来然志乘所載浮海之像背有梵字題名而今城南之像佛名乃中國之書鐫於胸次大約通元舊像當時已燬於火今像乃錢氏移寺時鑿石補之耳此寺自明以来屢興屢廢逮至

本朝

高廟六次南巡必詣寺拈香為民祈福而後美輪美奐規模大壯今距乾隆甲辰歲四十餘年山門朽蠹四壁傾頹像設虛存莊嚴無色有豁然和尚至寺瞻禮慨然興脩復之思一日謁善

慶借雲上人言及此事借雲忻然曰先師觀性和尚在日開堂念佛十方檀越積有供養銀一宗今堂中僧徒已散此項資財不可虛縻請即以充開元脩造之用由是鳩工庀財擇日興修築東西墻垣二百餘丈重葺四天王殿山門其石佛殿大悲殿卧佛殿及關聖三官二殿次第脩飾丹雘一新殿前有鼎殿後有鐘皆鎔金更鑄又於殿庭分植松柏榆樹百餘枝中丞陶公揭法身圓對四字於中門工既訖功乃消吉日啓建道場散花供養合郡士大夫咸集而落成

爲夫佛道崇虛本無定相因緣時節興廢在人昔釋迦文佛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祖師傳衣授記東來震旦然後如來清淨正法眼藏始入中國其後南北分宗一花萬葉菩提法藥遍滿域中今吳中石像至自典午之朝則尚在達摩未入中國以前豈非聖教將興而此像為之先聲與今之石像即非當日浮海之像而所以闡揚大化者寧有異乎彼山川百神有舉即不可廢況天人之師靈蹟昭著古剎將及千年豈可任其蕪穢不治耶是役也經始於道光某年某

月至某月訖工凡用金錢若干豁然借雲二公皆非本寺僧徒而能盡其心盡其力各發虔心共成勝果不假他人之助準以世間法尤為難能也予親睹其事因序其顛末以示後人

營泉寺記

竹菴大師住持嘉興楞嚴方丈十五春秋矣莊嚴佛土結集經坊道場香潔百廢具舉一旦慨然曰我佛如來不於桑下三宿恩其愛心生也吾獨胡為久居於此乎乃以楞嚴法席付其徒覺圓而自移錫於營泉古剎按嘉興地志營泉

寺在桃花里白城西南行五里而遥在野田草莽之間四方賓客車轍馬跡之所不至非如楞嚴寺在闤闠囂塵之地冠蓋輻輳而士女奔走也古之修道者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師之舍楞嚴而就營泉殆有取於山深林密之意耶考營泉寺肇基於南宋景定之元年歷今六百載亦屢興屢廢矣明季毀於倭寇之亂西江白法琮公由楞嚴退居於此重新之人呼為小楞嚴今師以治楞嚴之法治營泉佇見緇素皈依若水赴壑法會之興必能重振琮公之遺緒

與楞嚴相頡頏者昔者善財童子參至彌勒尊者而華嚴樓閣彈指即現今營泉寺之興復也時節因緣意在斯乎予老矣不能芒鞵竹杖親訪營泉之勝蒙師屬為記惟有如天宮化城得之於想像之中而已

無隱菴記

吳城迤西多名山方外士每擇其山水佳處以為安禪之地由靈巖至支硎十里而近中開平岡峻嶺迤邐相接昔履中禪師築精舍於其間曰無隱菴其後菴主迭更有不肖者廢其業結

訟在官嘉慶初吳令吳公之誠斥去故僧別選梵行清髙者於是庵歸天台澄谷風公而風公先爲尺木彭居士延主吾與菴因令其徒涵虛上人分主其地其菴左右皆山依岩結屋中爲問梅堂堂之前有老梅花時香雪盈庭堂左爲飛雲閣閣外古藤老木翳薈陰森其旁曰靜觀室中奉觀世音菩薩室外聚石爲臺泉出石閒曰𪆊豐泉泉流曲折行石閒曰瀉雪澗滙而爲池曰金蓮池池旁有小軒曰湧月軒喬松百尺山風時至渢渢作海潮音松下有靜室曰清籟寮

脩竹一林回廊繞之曰倚碧廊菴之大略如此此皆諸檀越爲涵虛上人所脩築者也吾聞如来在世不肯在桑下三宿恐其生依戀心將大地山河皆空虛無有而何有於一菴然舍衛有城給孤有園雖在絕塞萬里之外而中國之人津津能道之葢因佛而重也此菴自履中開山以来不知凡易幾主昔之人無聞知而自歸風公後其地遂爲吳中名勝之區士大夫游西山必過而訪焉以想見風公之高致幾與支硎林公同此不朽豈非地以人重耶後来者清修梵

衍毋忘舊德庶幾長為山靈所呵護也

重脩大雲菴記

吳城東南隅有古剎曰大雲菴元時善慶和尚開山後有僧名吉草菴者住持於此俗遂謡為結草菴其地在府學之東平野空曠竹木叢生西距滄浪亭宋蘇子美幽栖之所南望先農壇封疆大吏歲脩耕藉之禮於此東為平疇阡陌交錯葑溪之水自東來環寺門而西行地雖當闤闠之間而幽深綿邈有山林之趣菴之興廢者屢矣近有蜀僧達玲居之玲公受潛菴老人

受記發願興脩嘉慶戊辰己巳閒募築石墻一百六十餘丈濬放生池脩石塔庚午建大悲閣至癸酉而訖工舊鐘已啞募工重鑄戊寅建觀音殿其大殿山門歲久朽敗復自道光辛巳至丁亥積七年之力銖積寸累次第完繕之由是大雲故跡頓還舊觀昔日象教東來梵宮琳宇徧滿中國然南朝四百八十寺今日存者有幾總緣世無善知識故法席凌替而不振今結草庵區區之地玲公獨能傾動一時俾檀施之集興廢舉墜以酬其本師澹菴老人之志可謂紹

隆無替者矣予家距菴不一里暇日杖藜至此

適當菴落成之秋因為記其興脩歲月於石

俾後之人有考焉

慈溪清道觀記

慈溪為浙東瀕海之地出縣城東南三里所有

山曰龍山其山自天柱峰發脉蜿蜒南来獅岩

繞其左鵬塔峙其右廻峰疊嶂環抱擁衛山之

椒有清道觀在焉考舊志斯觀係唐天寶八年

建歲久而廢宋紹興三十年道士葉景虛重建

以奉岱宗之神其後屢廢屢興自

本朝康熙辛酉之歲道士張繼祖重脩之後至
今又閱一百四十餘年棟宇朽敗丹青漫漶有
仁和道士王元仁来主斯觀慨然生興復之思
維時吾鄉張公久照適宰斯邑首先捐俸闔邑
紳士皆踴躍樂輸乃於道光乙酉之歲仲春之
月諏吉興工將正殿翼室兩廊道藏鐘鼓樓山
門亭榭以及後宮一律脩整凡三閱寒暑而告
成功計用白金二萬兩有奇創斯舉者為林君
策筠董其事者為應君方來秦君柳溪而錢君
問漁馮君聽帆陳君西廿等共襄其事觀主王

君寄書至吳門索余為之記余生平足跡徧九州而慈溪則未嘗一至於清道觀初不知其興廢之故然每歎天下事易毀而難成況慈溪僻在東海一隅非如通都大邑為士大夫車轍馬跡所輻輳則有所興作為尤難今王君住持未久使千秋古刹頓還舊觀此其道行必有足以感人者十年前余寄居杭城時王君方住紫陽山之文昌殿因而習其人工詩善鐵筆通篆籀之學蓋東脩自好人也因其請不敢以不文辭

臨頓新居圖記

蘇城東北隅有臨頓里里中有鑾駕巷今人呼為鈕家巷即古之鳳池鄉也有鳳池園在焉園初為顧氏別業康熙間故宗人府丞顧汧葺而新之嘗記其山池屋宇之盛後其園入唐氏既而唐氏子孫不能守歸於今尚書潘芝軒先生尚書令子功甫繪為臨頓新居圖徵予為之記予披圖而攬園之勝清流繞屋花竹交映有亭翼然背山面水曰鳳池亭燕居之室環擁圖書喬松如龍亭亭霄漢之表曰虬翠居岑樓聳然高出林表芳華迎春繁英如雪曰梅花樓樓下

粉垣迤邐脩廊環之曰凝香徑芳堤夾水平橋通步飛泉漱石聲如鳴玉曰有瀑布聲幽房邃室泉喧不到曰蓬壺小隱泉出石間味甘如醴曰玉泉蘭寮東啟空明無礙曰先得月處枕水作屋中貯法書名畫曰烟波畫船竹木交蔭萬綠如海曰綠蔭榭園之勝大畧盡於此予嘗觀古今士大夫志在榮觀繫心華膴盡其形壽馳騁於名利之場雖其家有園林池館之盛而終身不及一至者有之功甫門第通華夰拾科名早登仕籍職居禁近方將致身青雲之上一日

千里而乃惟一邱一壑是愛繪圖徵詩一而再再而三此其中必有自得之趣非夫流俗人所能知也羣公賦詩斐然成章因為小記以附於後

守渝記

嘉慶己未余出守重慶時白蓮教妖人作亂余奉經畧大臣檄總理川東軍務明年正月賊人雷士旺冉天元二股領衆五六千人由開縣擾及重慶初九日至江北靜觀場余聞警即親赴江北鎮集其衆而告之曰賊蹤雖近此鎮有城

可守爾等勿輕動吾有船三百號泊曾班廟城果危不能守吾當以舟接汝等過江若不俟吾號令而擅動者必以軍法從事衆皆應曰諾余又調渝城兵三百名赴鎮協同防守由是人有固志賊亦不敢犯其渝城有兵二千余盡令出城劉二營於浮圖關扼賊北来之路其防江則調鄉勇一千五百人分為三營檄委舉人劉國輔武生袁凱監生汪文元分領之設卡江干相去十里為一汛彼此會哨聯絡聲勢江中渡船皆拘泊南岸初十日賊至江北錮廠袁凱等乘

夜以砲隔水擊之殺賊三十餘人有一賊騎馬游奕江干砲穿馬腹過折賊一足生擒之賊氣餒遂焚屍而遁所擒賊姓甘雷士旺之副也解送軍門伏法賊衆既遁遂走上游石板沱渝渡嘉陵江擾及川西諸州縣歷十旬至夏官兵大集冉天元被擒賊始退回川北五月有

旨詢重慶防守官職名督府具以聞余因蒙

恩加道銜方余之守城也城中紳士問計余曰渝城三面臨江金湯險固苟無奸細內應賊不能破也於是申明保甲之法設十家牌每夜輪

一家守夜戍中禁夜行天向晦居人即閉户城上雉堞各燃燈一盞達旦賊知有備不敢犯自正月戒嚴至五月而觧嚴城中人恃以安堵無恐也故記此爲後之守土者取法焉

獨學廬五稿卷二

吳縣石韞玉著

顧氏賜硯齋叢書序

古之人著書立說嘗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然而作者難傳之者亦不易得如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而後世所傳僅僅存堯舜二典此外無聞焉即此以觀古人之書傳者什一不傳者什九矣今試取漢唐以來史家所載藝文經籍等志班班臚列者索之其存者有幾當其時作者非不苦心孤詣窮年累月裒然成

一家之言以冀後世賞音者傳之於無窮而忽焉化為灰燼蕩為烟雲而歸於無何有之鄉雖其中有幸不幸之數存焉然抱殘守闕發微闡幽固後死者之責也計自新都楊氏有漢魏叢書之刻後之繼其事者頗多顧文人著錄往往詳於古而略於今故昭代之書采者無幾顧子湘洲今之好事者也　取

本朝人所著之書手自編輯積成百種名曰賜硯齋叢書上者附庸經史次及方輿物產陰陽術數之學下至詩古文詞無所不備將授之梓

人而索予為之序昔楊子著太元經謂後世有子雲復生然後能知我言乎知己之難也湘洲此舉可為古人之知己矣湘洲又嘗集吳地名賢之像係之以傳贊梓行於世其尚友古人之心至深且摯今之梓行是編也猶是尚友名賢之意也夫

吳郡文編序

長洲顧子湘舟彙輯古今文章之有關吳中文獻者為吳郡文編一書介司寇韓公徵序於余觀其序目自漢迄今分為二十八門編成二百

四十六卷美哉洋洋乎誠藝苑之大觀矣予與顧子無一日之雅其所爲書又未得窺全豹僅見其序目且古人無一書兩序之例今是編已有蘭坡朱公之序矣似無可重儓者贅以蕪辭毋乃有未同而言之咎與然顧子之爲是書心力勤矣有桑梓敬恭之誼況又重以司寇諄諄之命予雖欲無言不可得也則姑以鄙陋之說引其端竊維文章一事作者固難述者亦不易也江左人文著於天下人握隋侯之珠家抱崑山之璧然著錄之家窮達旣殊顯晦亦異史公

作史藏在名山王氏論衡秘諸帳底此蒐訪之難也文章載道古有成言而風語華言亦灾梨棗玉臺宮體每多累德之詞昭明選樓亦收美新之論此選擇之難也又搢紳所作半出於記室典籤若本初檄魏之文陳琳剏簡常何陸唐之牘賔王捉刀事雖出於代庖文必原其作手而近著流傳姓名無考此徵實之難也又草莽小生動輒著書扇一孔之論肆三端之辨言非擇其尤雅談或出於無稽襲謬承訛動盈卷軸此傳信之難也惟去此四難衷乎一是庶幾可

以發揮鴻業標赤幟道眞顧子之為是編將以繼昔賢不朽之業故不揣固陋貢此荒言以為嚆矢云爾

明八家文選序

古今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章以潤色鴻業鼓吹休明若漢魏若唐宋皆然獨至有明而寂焉無聞者豈古今人果不相及與嘗取有明一代之文觀之一壞於李夢陽再壞於李攀龍由是文章一塗晦蒙否塞而不可救矣夫崆峒之文恃其虛憍之氣將虎視一時而胸無藴蓄以

毀之故如大樽之濩落而無所用若滄溟之文則如醉人語如夢中人囈語讀之十過初不知其於意云何書曰辭尚體要此則辭之無體要者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此則辭之不能達意者也而當時尚奇好異之士奉之為巨擘謬種流傳至於國亡而後已此亦文章之厄運也雖然自洪武迄崇禎二百餘年之間豈無積學工文章繼韓歐蘇諸公而起者乎則有如宋景濂之文如搢紳先生珮玉鳴鑾委蛇殿陛之間劉伯溫之文如霜松雪竹秀挺不羣高季廸之文

如秋高氣爽清商獨奏方希直之文如貞亮死節之士嚼齒穿齦握拳透爪王伯安之文如愔愔德音式金式玉王濟之之文如建章宮闕千門萬戶規模大壯唐應德之文如神龍出海俊鶻摩天不受人間羈紲歸熙甫之文如布帛菽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寶此數公者皆能拔乎流俗自樹一幟而各極其妙夫豈若彼所謂先後七子者虛聲附和標榜以為名者乎予以暇日取家藏數公之集擇其言之尤雅者錄為一編聊以示文章正軌以繼唐宋八家之後讀者

庶幾識康莊之道而不惑於歧趨也歟

存悔齋集序

古今文章之運有一人振興必有一人繼乎其後如唐有昌黎即有李翱孫樵等爲之羽翼宋有廬陵即有尹洙穆脩之徒唱和其閒孔子云德不孤必有鄰夫文章則亦有然者也

高宗朝南昌文勤彭公以爇許大手筆供奉內廷者數十年總持天下文章之柄維時萍鄉劉金門先生寔爲彭門入室弟子先生少稟異才年未及冠即舉於鄉入京早受業於彭氏之

門後入翰林官編修不及二年即超升學士凡遇
朝廷有大著作無不與聞於其間其所學經史百家無不洞悉其源流而於朝常國故尤所熟習凡
祖宗神功聖德皆言之鑿鑿可據尤熟於乾隆一代事跡當時
睿吟五萬
聖文盈千朝夕觀摩明辨而慎思之故於一時
文治武功皆能一一道其本末而於域外四裔

山川夷險族類分合無不了然爛熟於胸中文
勤在時倚之若左右手也
純皇帝之初生也往時宮監相傳有誕降在熱
河之說先生纂修
實錄定為誕降在
雍和宮以
御製詩注為証當時服其精當他人不及知其
後
仁宗升遐大臣撰遺詔沿舊說之訛後知其誤
至追改

詔書然後知先生史筆謹嚴非他人所及也先生所為文博於古通於今炳炳鱗鱗龍文虎脊直欲上追司馬班揚若唐之李衛公宋之周益公世所稱臺閣文章者以先生方之不足多矣文勤嘗病歐陽氏五代史之簡略欲如裴注三國之例補注之未及成書臨沒以其稿付先生先生遂博采宋人載籍窮二十年之心力續成完書今已授梓行世似此任重致遠之事非先生其孰能之先生既沒令子元齡等輯其遺稿有經進文八卷駢體文二卷散體文四卷古今

體詩六卷館課詩賦五卷集杜集古詩三卷杜詩話五卷都為一集名曰存悔齋集仍先生之所命名也謂余與先生交最深屬為序因以此應其命

尚友堂詩鈔序

國家設科取士士人萃於一榜者謂之同年合四海九州之人一旦脩昆弟之好文章相契意氣相孚雖數千里而遙若比鄰也廣州陳君雲門與予同登乾隆庚戌榜君既成進士歸家養望名在銓部官應宰一縣未及就選而沒君之

沒也春秋纔四十耳古人四十强仕方當服官受祿之初設天假以年必將出其平生胸中藴畜以大有為於時俾政績登於

天府膏澤及於輿人乃不幸無祿齒不及中壽賷志以歸道山豈非命與道光丙戌君之令子有功来吳門持君所著尚友堂詩鈔一卷問序於予因受而讀之其間述風土紀交遊撫時感事一一以眞性情發之不為華言風語以取當世之譽蓋藹然有德者之言也君於登第後即杜門息軌未嘗為四方之游而子一生車轍馬

跡未嘗至兩粵故與君雖同榜寔未有一日之雅接杯酒殷勤之歡今乃讀其書想見其為人不能無頍弁雨雪之思焉當嘉慶之初元也有詔舉天下孝廉方正之士粵東封疆大吏即舉君應其選非君令聞令望著於邦家烏能及此予生不及識君猶幸後死而得序君之詩如青蠅之附驥尾一日而千里夫亦苔岑之樂也是為序

廣居樓詩集序

嘉興沈硯畦太守向在蜀與予共事威勤公幕

府習其人俶儻有經濟才予歸田二十餘年無從得其消息道光戊子硯畦解組南歸顧予里門歡然道故袖中出其從祖元洲先生遺集二冊凡八卷謂將付梓人而索予爲之序予維古今士大夫之膺榮名於世者其道有三門第也科名也文學也魏晉六朝以降世重門第公卿子弟落落布列於巖廊之上如南都王謝北地崔盧無不致身通顯策名史策此士之以門第重者也漢時公孫宏董仲舒以對策起家致身青雲之上而隋唐以後設進士科迄今千有餘

年公侯卿相罔不出乎其中此士之以科名重者也古人不朽之業有三立德立功與立言竝重士子束髮讀書無不懷鉛握槧以著書立說為事文如韓歐詩如李杜皆足以膾炙人口傳諸無窮此士之以文學重者也若元洲先生以吳興華胄上承東陽八詠之遺流風餘韻世傳儒雅則門第勝人矣起家進士

廷對以第一人及第入詞垣掌文衡則科名勝人矣生平束身砥行敦經悅史嘗建希聖堂為講學之所一時賢士皆願從之游則文學勝人

矣士人有一於此皆足以名世况先生兼此三者而其詩又温柔敦厚深得聖人詩教之原此必當傳示藝林以爲後生模楷豈可藏諸名山而已乎硯畦歸田之初即以此爲首務可謂數典不忘其祖者矣予生也晚不及奉先生之教然忝附芳塵之末則香火因緣固有曠世而相感者故爲序而歸之

續東皐詩存序

古王者之有天下也必有輶軒之使采列國之風謠貢之王朝俾四方風俗奢儉貞滛天子常

了然於心目之閒垂於後世頌其詩者可以論其世而知其人然則詩之所係不綦重哉然周之興也會於孟津者八百諸侯逮春秋之世載諸方策者尚有七十餘國而國風十五此外皆闕焉無聞豈其地其人無一詩可傳哉周道衰微采風之使不出雖有詩皆佚而弗存焉耳江蘇之邑有如皐一彈丸之地也地近海濵士大夫車轍馬跡所不至然其人習詩書而尚文采風雅之士踵相接也乾隆中有邑人汪君璞莊蒐羅其邦人之詩自宋元以迄

本朝共三百七十餘家分為四十八卷合為一集名曰東皐詩存既授梓行世矣維是汪書成於乾隆丙戌至今道光庚寅又歷六十五年後來之秀蔚然興起今黃君楚橋亦如皐人也繼汪書之後廣收博采復得四百餘家即名續東皐詩存將付剞劂而問序於余余維士之生斯世也必尊其父母之邦聖如孔子序列國之詩皆曰風獨於魯詩列之於頌明其有所尊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無知之物古人且致敬焉況詩人之長言詠歎可以感發人心而

為考獻徵文之助者乎存其詩即所以存其人此邦之人風雅遁存不致散失而無徵者黄君與汪君可以後先媲美也矣

借秋亭詩草序

余自鄉舉後即犇走四方既而服官中外於故鄉後來才雋均茫然不知其姓名自五十以後解組歸田訪求嘉士吾友吳玉松張蒔塘雨公皆盛稱蔡生才蔡生者名雲號鍈根積學工文吳下高才生也洎余主講紫陽書院覽生詩若文果清通簡要一規一矩有先正之典型余雖

不識其面而心愛其才望其早有知遇以致身通顯無如久困場屋竟老死諸生中往年有吳氏以生試帖付梓余既序而行之矣頃道光庚寅秋有程生嶺梅亦蔡生門下士蒐羅蔡生古今體詩編成借秋亭詩草七卷授之梓人亦索序於余借秋亭蔡生所居之室也余因覽其詩清通簡要如其文余因思詩之為道也以性情為之體以諷諭為之用書曰詩言志古之詩人不過各道其意中之所欲言所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而世運之盛衰風俗之貞淫與夫生人

之忠孝節廉一切可歌可泣之事皆寓於其中故孟子以詩為王者之迹自唐宋以後以詩取士而士皆爭奇鬥巧以求勝然後詩體日變亦詩境日開如韓退之蘇子瞻詩中之霸才也李長吉楊廉夫詩中之魔道也此皆求勝於辭而不求勝於意惟務炫燿世人之目以為快古人溫柔敦厚之教微焉矣今蔡生之詩本之於性情用之於諷諭惟取辭達理舉而不襲夸多鬬靡之習正始之風猶存焉是可傳也

汪允莊詩鈔序

余與小雲司馬締紀羣之交有年矣其一門風雅當代豔稱之淑配允莊夫人令之曹大家也幼懷貞敏性耽墳史心聲心畫妙絶一時近歲輯明人詩裒然成集付諸梓人以行於世余得而讀之覩其蒐羅之富抉擇之精中心欽遲已久頃以所著自然好學齋詩鈔見投問序讀之累日其旨遠其辭文其律在錢郎溫李之閒而不落蘇黃豪縱之習可謂古風人之遺矣夫東南文章之盛莫過於六朝然王氏青箱之業人人有集而不聞閨閣有人謝家羣從若芝蘭玉

樹之生在庭階而以道韞之多才僅著柳絮因風一語此外無聞焉豈墨守夫禮經内言不出之訓故秘而弗宣與抑思孔子刪詩首序關雎一什其詩出自宮闈其他若雞鳴若桑落諸篇皆出自巾幗中聖人未嘗不錄蓋坤之為道内柔順而外文明大易所以著黃裳之元吉也今允莊夫人以出風入雅之才為茹古含今之語而又得才子為之配閨房靜好琴瑟和鳴此眞文齊福齊人生適意之遭無有過於此者亟付梓人天下之寶令天下共見之可也

顧仲山遺稿序

古人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然則文藝者士之末務也雖然文藝亦豈易言哉國家設科舉以網羅天下士公卿大夫皆由此出其身以自獻於王庭凡高明之士其文必磊落而英多沈潛之士其文必細意而熨帖蓋言為心聲而文又聲之精者藻鑒者觀其文即可以知其人焉顧生仲山自嘉慶十年游於吾門其人端介自好忠信待人粹然儒者也其所為文約六經之旨深入聖賢閫奥不隨風氣為轉移近三十年来

吾鄉之文凡三變嘉慶初當路者有愛古之心而學者遂於竹書路史汲冢古文摘其隱詞僻字以矜其淹雅而文一變其後崇尚選學雕章琢句燏鶴栖蘭雪之餘習而文又一變其後一二大人先生以清眞雅正訓士而學者相尚白戰自以為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其實墮入空䟽轉令儉腹者藉以藏拙而文又一變凡此風氣波靡每下愈況仲山則守其故步不隨流俗轉移可謂有志之士矣乃以仲山之才之學浮沈諸生三十年歲科兩試未嘗不列在高等而鄉

試屢黜於有司坐視後生小子粗習呫嗶即掇科第以去而仲山抱其絕人之技僅僅以廩膳歲滿貢入成均殆所謂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者耶嗟乎世無哲匠使楩楠杞梓朽蠹於空山之中而人不知是誰之過與仲山既死二三朋舊收其遺稿醵金開雕以行於世當世必有賞音者

江鐵君制義序

制義為文章之一體所託甚高其體代孔孟立言非三代以上之書不敢述非尋常論說之文

所可同日語也近日操觚之家不守先民矩矱以致文章日敝而約舉文章之敝大畧有三讀書不多也析理不精也用心不深也惟讀書多然後能達天人之奧惟析理精然後能探聖賢之蘊惟用心深然後能去陳言而發新義否則稗販於房書闈義之中相與習成雷同勦襲之說而已矣江子鐵君爲先輩叔雲先生之文孫少承家訓脩學好古既長從彭尺木汪愛廬兩先生游觀摩奮厲務蘄深造古人堂奥最後游於錢辛楣先生之門聞其微言緒論所學益有

根柢其所為文一以先正為宗雖不諧於世俗之好弗顧也嘗集有明至今三百年以来諸名家之稿詳加抉擇取其合者手錄之裒然成帙於斯事可謂三折肱矣予嘗謂文章有難易兩途若班揚文之難者也歐蘇文之易者也即以制義而論為其難者文止大力諸公是也為其易者大士陶菴諸公是也予生平為文往往出之以易而江子好為其難趨向不同然而交相善也善乎莊生之論斲輪也曰與其甘而不固毋寧苦而不入若江子之文殆寧居其苦而弗

屬於甘者與江子積平生所作僅二百篇其及門之士將付諸梓人余因以荒言引其端將以告夫當世操觚者

古泉精舍圖序

古時無錢市人以所有易所無而已自太公立九府圜法之制以為幣而始有錢名錢者泉也欲其如川之流而不息也其形似刀而微弓兑其首牝牡相銜聯九錢為一環故曰九府圜法其後周景王鑄大錢始有肉好輪廓如今形漢時鑄五銖錢論者以為輕重適中然史云黃牛

白腹五銖當復則其錢亦代興代廢劉宋孝武帝鑄孝建錢始載年號於錢之陰後世因之然李唐開元通寶錢鑄於高祖武德間統一代之錢若此彼自為文言與元宗之開元年號無涉宋元以来一朝之錢必載一朝年號此又因開元之號而訛傳者也至于古錢又有不鑄字者或作星斗或作龍鳳龜魚或作男女秘戲之狀此皆宫府所以供玩弄而非㕓市通行之幣也本朝康熙間有福建疆吏奏請州縣多用古錢應否禁遏部議令一概古錢悉行銷毁

上意不謂然令羣臣集議準古錢與今錢兼用

大哉

聖人之道思深慮遠成此稽古同天之治設使古錢禁而不行則世人孰肯畜此無用之物勢必至於銷毀無遺而歷代錢法亦不可考矣乾隆閒平定西域彼土無銅因鑄銀為錢仍遵用

中國年號此又足以徵我

國家聖武布昭無遠弗屆古今所絕無而僅有者也顧子湘洲嗜學好古廣收古錢集成錢譜又名其所居為古泉精舍而屬崑山王君椒畦

繪為圖索予為之序因為述古今錢法大概如此至近年錢法大壞又自有說

國初始鑄順治錢重十分其後增至十二分康熙錢因之雍正時曾改鑄重錢每錢重十四分未幾以工費太繁仍復舊制今產銅之地開採日久硐老山空銅値日昂而匠工鑪火之費又數倍於往時匠人欲符每千七斤半之制不得已𫄨礦於銅故其錢麁脆而易毀考漢錢五銖不過準今六分開元錢每千重六斤四兩則每錢不過十分即日本國產銅之地所鑄寛永錢

亦止重八分以今計之與其重而易毀不如輕
而久存如仍依
國初順治錢之例每錢重十分為率則工料寬
裕錢可美好而久存職在司存者此事亦當早
計也管見所及因附於此

潘公輔區田說序

甞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凡人一日不再
食則飢則食固為生人第一事矣我
國家承平垂二百年斯民老死不見兵革當其
際者以生以息優游太平之世可謂幸矣然天

下土田止有此數而生齒日繁斯民雖逢樂歲
生計常苦不足非盡民之不能謀生也古云地
無遺利而今日四海九州絕無曠土閒田矣古
云人無餘力而今之人雖欲勤其手足無地可
胼矣此固牧民者之大憂也其可不思他計乎
考元人王楨農書中有區田一法其法創自伊
尹以救當時七年之旱
國朝孫氏宅揆王氏心敬各演其說以為一畝
可得穀三十鍾而雍正閒直隸巡撫李維鈞曾
在保定試行其法一畝收穀十六石是其事鑿

鑒可行頃余曾發為策問以課書院諸生而諸生中無一人知區田為何等事者甚矣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而留心經世之術者難其人也潘子公輔以高門華胄心焉胞與業已請於尊甫尚書設立義倉捐田積穀以備鄉里不時之需矣又以負郭之田五畝募人試演區田法時時親詣田閒指授方略及秋而大穫因著為區田說一册凡治地播種耘耔灌漑諸法無所不詳又著勸農歌二十章其閒所引列聖訓言以及古今諸家之說無所不載暇日

求余余受而讀之見其苦心敦勸不憚言說之煩眞所謂一民飢若己飢之者矣又覩其所穫田中新稻一科發十餘穟一穟結穀三四百粒由此計之但能精其法則古人所謂一畝三十鍾之說豈妄也哉爰爲序其書俾行於世彼農家者流果奉行弗怠將見歲歲粒米狼戾豈有二鬴不給之患耶

尚友畣贊序

甚哉友道之難言也古之人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夫是之謂友志不合道不同雖晰夕聚處藐

若山河耳志合矣道同矣萬里猶咫尺也千秋猶旦暮也是故孟子論一鄉善士推之於一國推之於天下猶以為未足而必尚友夫古之人豈鄉國天下必無一人焉可與通同心之言敦斷金之誼哉惟見夫古之人言論丰采實有足以動人欣慕者故不禁頌其詩讀其書論其世而想見其為人也三代以前遠而不可溯矣漢京東西非無瑰奇豪傑之士而史冊簡略不詳迨六朝以後著述漸興其人雖往而頌其詩讀其書不啻親就夫人之側而與之謦欬於一堂

矣沈子秋帆工於畫家藏古人之像不下百餘種暇日屬其摹得一十六人彙成一冊各系以贊常陳於几案閒而古人之德容道貌宛然常在心目聞名之曰尚友舊所以志執鞭之慕也

諸葛孔明

東方一士史稱奇雅高卧隆中周知天下天不祚劉爻精既謝有臣如此弗一方夏

王逸少

右軍清眞才識過人文武兼資料事如神生不逢時至寶沉淪即論翰墨曠世無倫

陶淵明

五柳先生少游山澤偶現宰官不遑燮席左琴右書以永朝夕心慕至道弗為形役

王摩詰

輞川居士烟霞成性刋落世華精脩梵行畫既超凡詩亦入聖良貴在身肯汙偽命

陸敬輿

宣公輔唐槃槃大材繾綣從公宗社再綏艱難共濟安樂則猜忠州遠謫窮途可哀

白樂天

古之詩人忠孝為本長慶一編心存補衮微言

諷諭不激不憤言之無罪聞者足警

歐陽永叔

歐陽在宋文章指南師法昌黎如青出藍金石

千卷平生所耽網羅散失史乘同參

蘇子瞻

眉山三蘇長公其尤心通六藝囊括九流華省

非榮窮海非憂曠然天真與造化游

黄魯直

熠熠坡仙奇才鬬生涪翁晚出乃與抗衡彼任

自然此必力爭一時瑜亮孰能重輕

趙子昂

天水王孫少淪田野竝仕新朝位躋華膴守節達權士各有取微子歸周稱於尼父

王伯安

新建王公才兼文武宛轉封疆奔走禦侮惜哉大材所遇非主若在明時方叔召虎

沈啓南

鬱彼相城中有逸民優游林壑脫略公卿不慕榮利以養其眞工書善畫朝野知名

文徵仲

衡山文叟古之端人廉以處世靜以脩身積善

餘慶子孫益振清門文采五世傳薪

顧寧人

世閒處士上應少微求之當代此君庶幾著書

垂訓皆治亂機謂王佐才夫誰曰非

韓元少

昭代文章首推文懿今文變古起衰式靡豈惟

能文能斷大事

國撤三藩公倡其議

朱錫鬯

朱子竹垞東南之美勤學稽古寔事求是作為文章出入經史小碎篇章餘霞成綺

宋觀察年譜序

汝和宋丈之守和州也予從事於幕府凡一切刑名錢穀諸務皆得與聞公愛民如子終日坐堂皇聽訟若與家人語必反覆得其情既得其情又必委曲周旋使兩造之人各得其所而後即安和俗貴男賤女生女者或不舉公創建育嬰堂收養民間遺棄嬰孩置瀕江洲田取其租

以充經費爲久遠之計州境臨江夏秋風信不常舟行者每遭其險公於針魚嘴地方設立救生船以備不虞乾隆乙巳歲旱大饑公請帑賑貧復出私財製棉襖以給百姓之寒無衣者明年春大疫公令人四鄉收埋路斃骸骼此皆予目擊其事可以傳信者也其後守泰安守濟南督山左糧儲其實心實政彼中人士皆能言之予不多述也夫世之牧民者養尊處優竭百姓之脂膏以營其私而其視閭閻之歡愉愁苦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動於心亦未嘗不

躋高位享榮名試問其心其能不愧怍於天人否耶若公之莅官行政可謂盡心焉者也此公自著年譜自始生以至於老事迹咸備其歸田以後處分家事秩然有法而於國家若水旱兵戎諸大事亦必載之以筆殆古所謂身在江湖而心存廊廟者與公年垂大耋髙朗令終在邦在家人無閒言可謂篤寔君子矣予知公最深讀其書慨然想見其言之顧行行之顧言而不勝山陽之慟也故直筆敘之

衛景武公碑跋

此碑在陜西醴泉縣碑高一丈三尺廣四尺七寸書凡三十九行每行八十一字今僅存上半截四十許字下半截磨泐殆盡立碑歲月及書撰人姓名皆不可考顧亭林金石文字記載顯慶三年三月許敬宗撰王知敬書蓋據金石錄所云也衛公薨於貞觀二十三年陪葬昭陵今醴泉即古昭陵地也知敬懐州河内人武后時官麟臺少監見新唐書王友貞傳史稱其善書隸是當時亦有書名者其書秀勁端正與歐虞褚薛在伯仲之閒今人但知歐虞褚薛未有言

及知敬者一藝之微其傳不傳乃亦有命哉

明韓襄毅公遊西苑記跋

昔乾隆嘉慶之閒韞玉以脩撰備日講之員職司

起居嘗三至瀛臺第一次

建試武進士設

御幄於紫光閣前

上親臨校閱諸進士以次馬射既畢諸皇子皇孫相繼習射無不磬控如飛挽強命中維時講官侍直階下仰見

本朝以弧矢開基雖在承平不忘武備之意第二次以臘月八日氷嬉
上御氷牀行氷上文武官皆從內務府子弟分隊執旗持弓矢疾行氷上往来如駛隊伍如一穿旗門而過迴身仰射綵毬中者受賞於此見
皇朝家法於燕嬉中亦寓習武之義第三次以
京察一等在瀛臺引
見覲光之下藉得見臺池苑囿之盛從此出為
外吏不復得窺
禁近之地今歸田已久忽睹明臣裹蘐韓公此

記因而掁觸舊事歐陽子所謂顧瞻玉堂如在
天上也明時門禁甚嚴二三大臣一至西苑侈
為非常奇遇而韞玉生逢
聖明之代以疎逖小臣乃得三至其地翔武於
靈臺靈沼之間其遭際為何如哉爰附綴於此
自鳴榮幸之私且備西苑掌故云尒

熊經略東園詩卷跋

此卷顧子湘洲所藏係公在請室時所追書東
園舊作方其解官閒居而詩中時露老驥伏櫪
之志及其再起竟為梯人所構身遭奇禍跋中

所謂悔且愧云云詢由衷之語也有臣如此而不能用明之社稷不亡何待或云公素善道術其死也蓋託於尸解此或出於愛公者之辭然仙不仙姑勿深論而其浩然正大之氣定與日星河嶽長留天地之間耳

黃石齋字卷跋

此卷作於甲申八月則明亡已後之事也石齋先生此時方委身唐王故在閩其後與王師戰於徽州兵敗被執不屈死此亦尋常志士所能惟其在崇禎朝目擊楊嗣昌等朋奸誤

國盡忠極諫言人之所不能言此則其難能者也乃思陵疾之如仇至欲斃之獄中亡國之主眞別有肺腸哉乾隆四十二年追論明季諸臣先生得謚忠端道光初今
上又允羣臣之請從祀
文廟兩廡易有之君子道長則為泰君子道消則為否先生一身危言讜論不能申於當世之闇主而幽光潛德乃發於易代之
聖皇即此一事可以悟國家盛衰之故矣

惠氏四先生畫像冊跋

吾鄉惠氏經學當世所共知讀其書無不想見其爲人然哲人往矣今世更無有一人曾望見其顔色者今吾披覽此册一日而得識四先生之德容道範何其幸與向時吳城東禪寺有紅豆一株惠氏分其種植於庭故世人稱惠氏必曰紅豆惠氏既衰紅豆亦顛頹近年闢其地復歸惠氏而紅豆亦復榮惠氏子姓必有振起而繼先人之清芬者是則鄉人所同心願望者也

潘功甫區田啚跋

孔子云君子謀道不謀食言學道之人不當自

私其身若他人之食固當百方以謀之如后稷教民稼穡周公陳豳風豳雅之詩何莫非為生人糊口之計今世農事未嘗不勤地利未嘗不盡而民食常不足者則以生齒日繁之故也昔伊尹為商之元聖遺有區田法而後世莫能行之功甫舍人於道光八年小試其術而有效因著其說以為農家者勸果其術大行則生人無艱食之患豈非君子之善謀者乎

吳鑫濤平苗奏稿跋

鑫濤先生抱文武兼資之才博通古今服官中

外屢贊戎韜乾隆間安南酋人阮光平逐其主
黎維祁而據有其國嘉勇侯福康安奉詔出師
先生在幕府維時阮酋敂關納欵文武官身在
行間者無不慫慂進兵先生力主受降之說謂
撫馭外夷之法但取其恭順而已阮與黎我何
擇焉若耗費中國兵馬錢糧而代他人爭國殊
為不值福公用其謀入告
高宗深以為然由是納欵班師阮酋入覲邊境
敉安至今無事先生之意即唐時魏徵諫伐高
麗之意也此文稿四卷乃嘉慶初兩廣總督吉

慶平苗時先生在幕府所作思慮周詳詞理精密古人所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師者也其寓撫於剿仍是綏靖安南之故智耳夫苗人叛服無常若鳥獸之聚散以有虞氏之盛而征之則逆命舍之則來格讀先生諸文告深得武侯攻心之法令姪編山刺史收其遺草裝成四卷暇日示余因綴數語於紙尾并述安南舊事俾後之人有考焉

岳忠武手札跋

古人云言為心聲字為心畫岳王以忠烈之性

發於詁言自有走風霆裂金石之氣後世寶之當如赤刀大訓不徒相賞在翰墨閒也

勤儉箴跋

書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勤與儉聖人諄諄以訓後世然而不可以誤用也如卿大夫勤其職士人勤其學庶人勤其業夫是之為勤若乃大人而親細事搢紳之家察及雞豚園樹葵而妾織蒲此皆古賢所譏乃鄙也非勤也衣食有節婚嫁喪葬有程夫是之為儉若乃高明之家坐擁厚貲布被脫粟欺世盜名利析秋毫一錢如

命親戚故舊雖飢寒不知存恤視援其一毛有如剝膚之痛乃吝也非儉也善守勤儉之箴者勿墮入鄙與吝之中則善矣吾鄉蔣垣庵先生有勤儉箴爰爲之廣其義